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三十五

明 章潢 撰

皇明南北兩都總叙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必建都會以為四方之極而據形勝擇便利正所以為久安長治計也是故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吳而成祖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

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

戎馬無敵于天下矣

論都會形勝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則沙漠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出塞外都自雲中上黨轉換来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趨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從而南氣大洩燕京旺氣我朝鍾焉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

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費繁令能處之耶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産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来脉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

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于五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次吳越閩支凝謝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説不能用建康于天下夫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壖未立泰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狃于自便知

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為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國初深見也

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南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来演迤

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兹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

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葢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葢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

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嘗都于此至順帝三十六年而祚歸于我朝盖我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

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南焉今曰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𥙿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

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兾州舜以其分太大
離為幽州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兵矢
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
以嘗當天下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
在秦始皇時起黄腄琅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
海運固已通于兹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
遼海粳稻来東吴則唐時又一東吴之粟于此焉前
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

貨亦隨以至是天生鉅海以為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已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厲乃兵戎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侯國也金元帝都也侯國處偏隅之地其勢

在治内而不能治外帝都操統馭之權其勢在治外而不專治内歷觀金元之代以推出治之原則固邊圉選將帥强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遠人不敢萌窺伺之心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税歛使朝綱正而生民不敢起背馳之念如此則國家如磐石之固泰山之安而久安長治之策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兩都形勝總論

嘗謂形勝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力不足者取之于險留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斃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蓋亦知

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觀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以協天下之威匹夫剏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烏可不審勢以宅險本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宅險者烏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嗚呼伏羲畫卦

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邑亦各自其所起取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冀州而有三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堯舜禹不之知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文武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仁之所將也是故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

會天地之中和宅中土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恩足以弘其功而下皆用命歷年八百固其所也何則仁與力之並用雖無險可也況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卜世卜年之説謬當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益已微矣而力且弗之競也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

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強而朝廷之所以斃至于晚年末路司㩳拊鍵內鈇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洛陽所以為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弗競於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無及矣

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偏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豈是形勝之罪又豈形勝之所能留哉恭惟太祖高皇帝下建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由始也太宗文皇帝靖難北巡之日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由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為甸服岷峨以西五嶺

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恒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鹽材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揚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吴之甲而為張皇之舉誠周禮所謂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之陋固不足以擬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

奄有幽燕以為王畿外設八府以為捍衛太行在其西醫無閭在其東重岡叠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漭漾浩蕩浴日月而浸乾坤沉鷙激捍之材雲錦騰驤之馬為天下最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厲乃戎兵則有以張震叠之威誠纂泰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為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而天命靡常不能為萬年鞏固之

業則天下之至險已屬之于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於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於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豢其力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仁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獘生於積習之餘事怠于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螭加之以賍吏之攘剥而陰瘵於

土豪之浚血則今日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邊隅不靖參將陷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為災延綏軍民之死形於奏牘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成者可不張而相之扶而植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作其氣于事變之猝乘而顧因仍於漢唐宋末流之弊哉然觀今二都之勢北都為急請得復舉而備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

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餘里逺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漠北又將恐其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葢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畏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

給遏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黄河自魚臺以益
御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淮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
河以一衣帶之水掬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鍤而決迎
鑾瓜州之垻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
河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
脱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鑒也此其
内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
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勝則患

斯弭矣知内變之足虞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為不可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此則善政流而仁不阻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困大權也四漠息而京師無憂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文武而陋漢唐宋於不足言矣然猶未也别今日京師之地去黄帝堯舜之都於七八千年之後則其所以成華胥之治致於變之風將不在隆古而在今日矣

南北兩都形勝

北京之龍發脉崑崙河在其南與北龍並從西南走東北山脊經雲中至冀州拔起西山正脉脫卸平地四十餘里由阜城門入而結都城西山左張稍北行而東環歷居庸關直至山海關為羅城以障蔽東方盧溝一水自西南来密雲一水自東北来皆數百里會流合于丁字沽此兩大水之分合處也京城據此兩水之中衛𣺌一水呼為御河自南奔趨朝入數百

里至直沽會盧溝滹沱二水為内堂之水山東諸山橫過為前案黄河遶之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大江遶之江南諸山則為第三重案矣葢黄河為分龍發祖之水與大江及山東淮南江南之山水皆来自萬里而各效用于前合天下一堂局此所謂大聚大成之上者也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闕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

行二百餘里聳起鍾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遶其背淮揚廬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繞以黄河黄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里尚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托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為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合論

葢南京回龍逆結山水遶背乃定格也北京順結山

水遶前亦定格也前後之遶雖異其理則一矣但北京之東北朶顏地方東則遼東東南連朝鮮左肩左臂弘厚障蔽大海與西南西北山水畧相停聚氣之厚在此南京左肩臂乃江陰通泰之地傷于薄氣不足也偃劣亦在此乎

燕京論

燕京依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險阨

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棄以與人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為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清而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蔵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之境以為瞭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以為夾持之法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為緩秦漢急西

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綏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為左臂宣大為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為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夭壽與塞外為隣宣府以遼東隔絶腦後之防益甚疎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鋭覬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茍屯兵

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韋泉縱横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埒集水淤濘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澇更甚未易進矣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北直隸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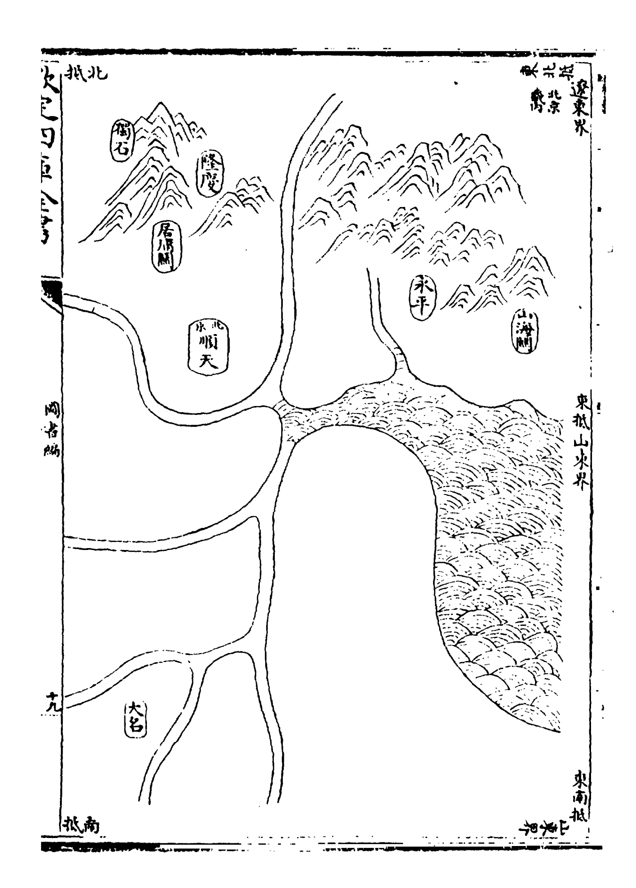
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口子在順天東北境險阨尤著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敵今日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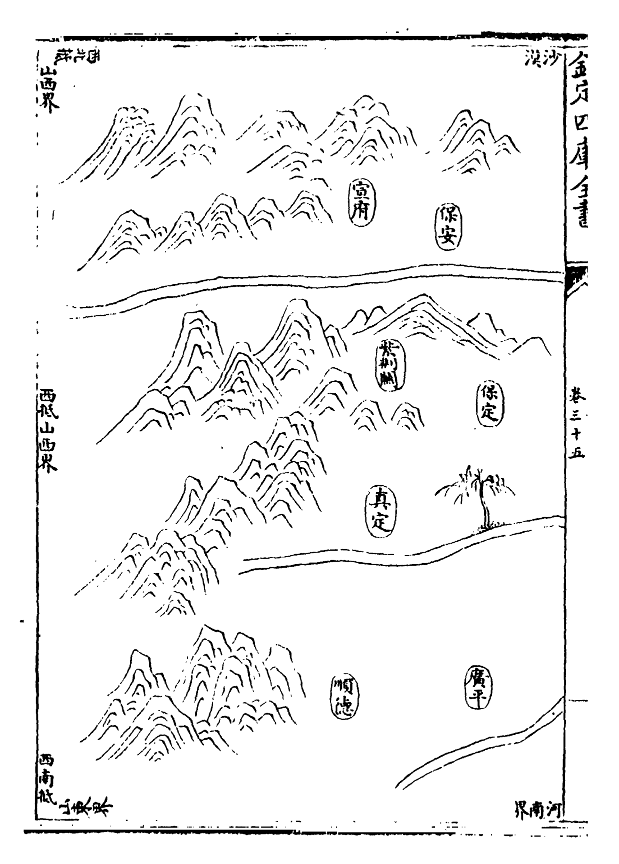
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甚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盜賊傾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沿革

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

濟形勝甲于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遼金元並嘗建都至我成祖文皇帝乃龍潛于此及纉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而遷都焉于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勢之勝為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北抵
獨石
隆慶
居庸關
北京
順天
遼東界
永平
山海關
東抵山東界
大名
東南抵
南抵


沙漠
宣府
保安
山西界
紫荆關
保定
西抵山西界
真定
順德
廣平
西南抵
河南界

北直隸府八屬州一十七縣一百一十五又州二屬縣一總爲里三千二百有零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匹棉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觔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

引鹽運司一在滄州領鹽課司二十四青州十二滄州十二

親軍衛三十九屬所十百五十二守禦千戸所一　在京屬所衛三十八屬所二百三守禦千戸所二

在外直隸衛三十九屬所一百二十二守禦千戸所九　大寧都司領衛十屬所五十四守禦千戸所一

萬全都司領衛十五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戸所七

京營見操并外衛馬步官軍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

薊州保定宣府三鎮馬步官軍共十萬五千八百餘

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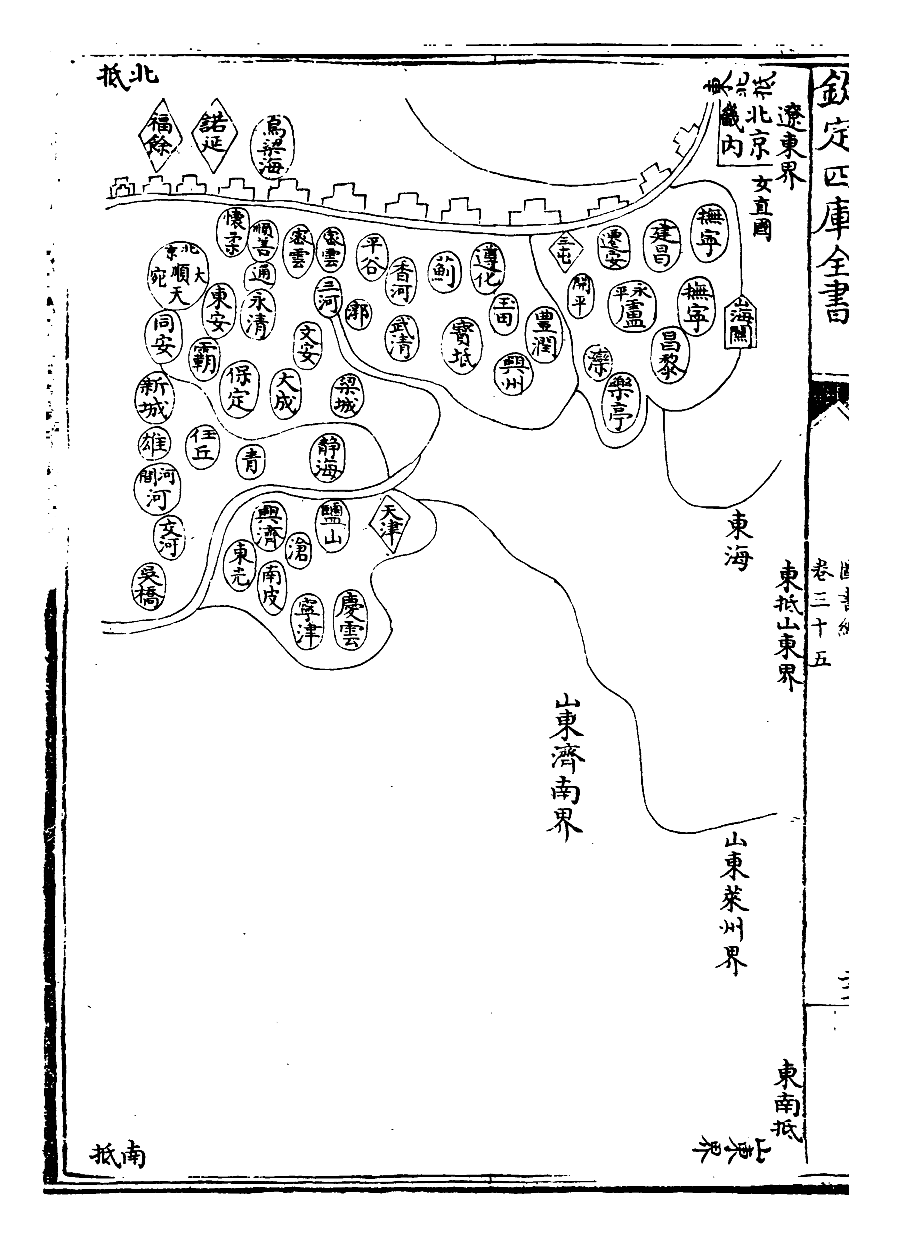
太僕寺所屬順天等府寄養馬三萬肆千八百餘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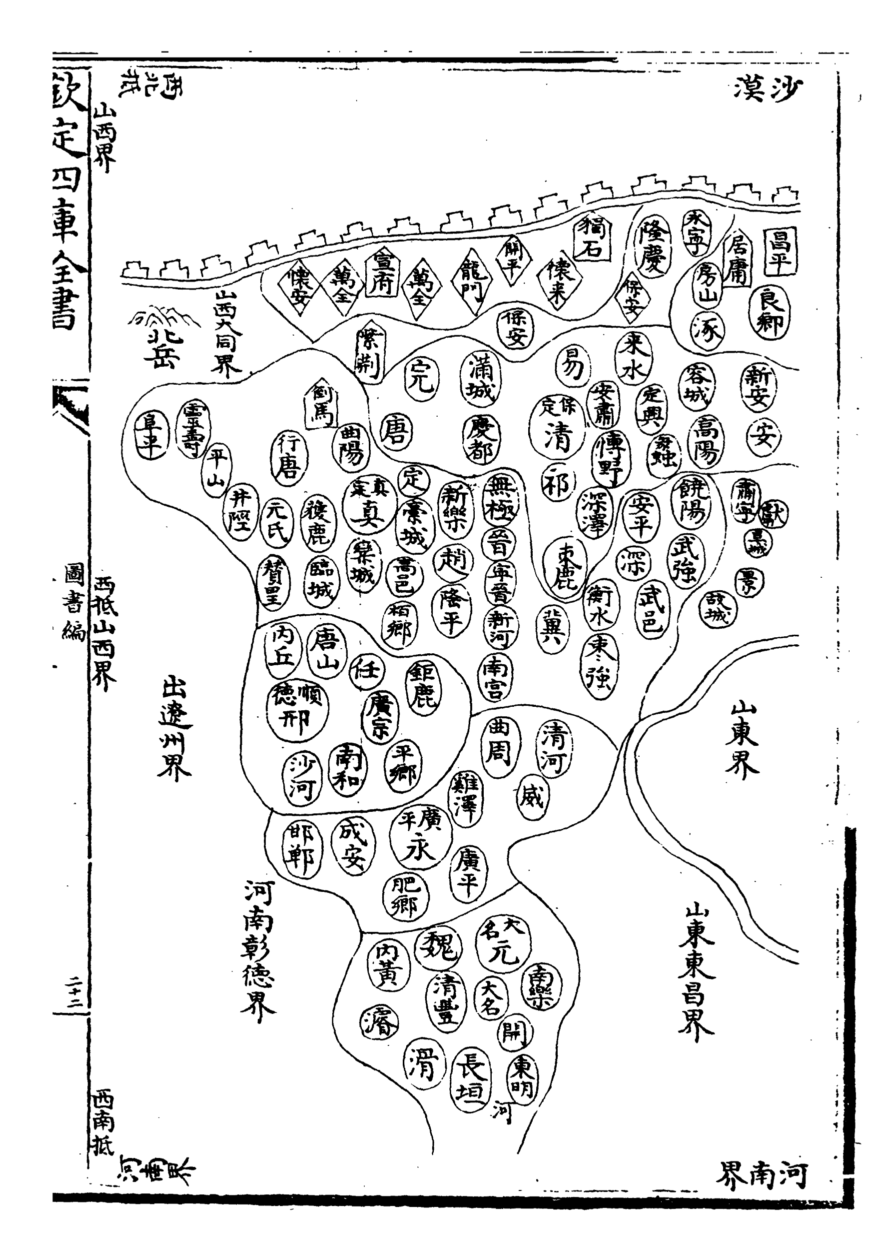
然贏縮有時弗常厥數

南北直隷及山東河南二省種馬共四十餘萬匹各處苑馬寺行太僕寺不與焉

欽差總督薊遼都御史一　巡撫順天真保定都御史三　巡按御史三　提學御史一　巡鹽御史一

印馬御史一　巡倉刷卷京營御史各一


北抵
福餘
諾延
烏梁海
遼東界
東北京畿內
女直國
懷柔
順義
密雲
平谷
香河
薊
遵化
三屯
遷安
建昌
撫寧
大順天
東安
永清
三河
灤
武清
寶坻
玉田
豐潤
開平
永平
盧龍
撫寧
山海關
同安
霸
文安
興州
灤
昌黎
新城
保定
大成
梁城
樂亭
雄
任丘
青
靜海
河間
天津
興濟
鹽山
東海
文河
東光
滄
南皮
吳橋
寧津
慶雲
東抵山東界
山東濟南界
山東萊州界
東南抵山東界
南抵



沙漠
山西界
山西大同界
北岳
西抵山西界
出遼州界
河南彰德界
西南抵
山東界
山東東昌界
河南界
昌平
居庸
永寧
隆慶
獨石
懷來
開平
龍門
萬全
宣府
懷安
保安
良鄉
房山
涿
紫荊
易
淶水
容城
新安
安
完
滿城
唐
慶都
保定
清
安肅
定興
高陽
倒馬
曲陽
行唐
阜平
靈壽
平山
井陘
元氏
獲鹿
真定
定州
藁城
新樂
無極
晉州
寧晉
新河
南宮
祁
深澤
安平
饒陽
肅寧
獻
景
故城
武強
深
武邑
衡水
棗強
冀
束鹿
趙
隆平
柏鄉
高邑
欒城
臨城
贊皇
內丘
唐山
任
鉅鹿
順德
邢
廣宗
平鄉
南和
沙河
曲周
清河
威
雞澤
廣平
永年
成安
邯鄲
肥鄉
大名
元城
魏
內黃
清豐
南樂
濬
滑
長垣
開州
東明
河

順天府其名漢廣陽宋燕山民貧賦重丁少差多煩劇難治其屬州五縣二十二通州三十二里冲煩昌平州二十七里陵寢重地且近黄花鎮民疲涿州四十六里冲疲軍民雜霸州三十一里多賦盜好訟僻薊州二十六里古漁陽僻冲煩疲附郭之縣大興四十九里錢糧難追宛平一百二里錢糧難追外良鄉二十五里民貧冲煩固安三十八里煩僻地頗饒東安四十四里貧僻多盜香河十里貧僻簡淳永清二十一里屯營雜難多盜屬通三河三十六里民貧冲煩武清二十里貧煩漷一十五里冲疲寶坻三十二里僻煩冲饒屬昌平順義古范陽二十七里密雲十九里鎮兵會聚煩冲懷柔十四里簡有水患屬涿房山

一十六里僻簡差多屬霸文安四十四里多盜好訟僻大城二十三里簡僻有水患

保定六里地瘠丁少裁僻屬蓟玉田十六里煩民淳冲遵化二十三里邊塞要害兵馬屯聚凋殘豐潤二十二里近邊海多盜煩刁悍平谷十三里僻簡近邊民少其形勝山雄水環其風俗多感慨多豪傑

保定府其名秦上谷鉅鹿其屬州三縣十七土城冲且地邊闗軍夷雜處難治附郭清苑二十四里多豪占地煩冲外滿城二十里裁冲安肅十六里多豪貴難治冲煩定興二十一里民疲冲冲煩難治慶都二十一里煩冲民饒完十八里多盜容城六里裁僻蠡二十七里貧盜新城三十六里有礦徒有水患冲難治雄

十四里水冲為患唐二十二里民頑糧多侵欠博野二十一里僻簡刁祁州十四里裁僻簡近邊多盜屬縣深澤十一里民疲束鹿十七里僻豐俗侈安州十四里裁僻地多斥鹵水患民貧屬縣高陽十四里冲新安十七里水患易州三十八里瘠屬縣淶水二十五里近關其形勝重三關控幽薊其風俗質樸勁勇略浮華事耕織

河間府其名漢河間宋瀛海近京冲煩地醜賦重多盜輕生難治其屬州二縣十六附郭為河間二十七里路冲煩刁差多外獻二十七里冲疲健訟青十七里路冲難治阜城二十六里冲煩差多難治肅寧十四里興濟十里

路冲疲任丘二十三里民疲盜多靜海十九里差煩交河十五里多煩僻寧津二十五里地僻丁差匀景州古渤海十八里好訟難治屬縣吴橋十五里裁僻簡易治故城八里差重冲煩易治東光九里僻淳滄州二十八里冲煩差重難治水路屬縣南皮九里僻瘠易治慶雲十一里賦重簡易治鹽山二十七里濱海地薄其形勝會九河居五壘瀕滄海麓大行其俗務農桑尚淳

樸

真定府其名古中山漢恒山隋博陵地瘠民貧防邊事冲其屬州五縣二十七附郭真定十八里貧冲欠糧多盜外井陘十三里欠

沖多訟欒城十三里栽沖刁獲鹿十一里地饒無極十三里地瘠水患元氏十七里民淳地饒平山二十一里瘠悍靈壽十三里民刁糧欠阜平十一里有礦徒藁城十三里僻簡定州三十四里沖煩難治屬縣新樂十一里地醎沖行唐二十二里刁僻曲陽二十五里疲刁山野喜告訐冀州十七里僻刁悍屬縣南宮三十里僻饒棗強二十七里簡饒新河十二里僻簡地沙武邑二十三里僻晉州十九里僻簡淳屬縣安平十二里僻簡武強十四里地薄民多逃饒陽十七里僻淳饒趙州古邯鄲鉅鹿二十里沖饒屬縣柏鄉十里沖刁臨城十三里僻簡隆平十一里簡瘠贊皇十二里僻高邑二十五里僻民悍寧晉二十里富饒俗

修深州十七里屬縣衡水七里其形勝臨滹水倚恒山左瀛海右太行其俗習文武尚禮義

順德府其名泰鉅鹿隋襄國京師要地人性強悍素號難治郡多山水頗為勝地其屬縣九附郭邢臺三十二里冲煩多沙外沙河十九里冲煩地多沙石好訟鉅鹿十四里僻好訟南和十七里簡疲唐山十五里僻多訟平鄉三十里糧欠內丘十九里煩疲廣宗十二里簡瘠任十九里簡水患其形勝鎮太行縈漳水其俗稼穡質厚少文氣勇尚義

廣平府其名漢廣平隋武安土城夾于漳滏二水間地瘠而僻事簡民淳

其屬縣九附郭永平二十二里饒沖煩外曲周三十二里煩難城安二十七里軍民雜處刁煩肥鄉四十八里饒簡淳威十里僻沙廣淳雞澤十一里刁難治清河八里民刁悍廣平十九里民頑僻邯鄲三十里沖煩刁詐多盜其形勝北通燕涿南有鄭衛萬山盤錯泉流環匯其俗勤稼穡多畜牧

大名府其名漢魏郡魏陽平宋天雄軍地接黃河年年修築役費煩多俗淳糧完屬州一縣十附郭元城三十八里丁差畧沖外大名十九里裁僻簡內黃三十四里難治南樂四十二里僻簡地薄濬五十里民稠畧沖難治魏

四十八里僻饒簡淳清豐四十二里僻淳滑八十九里好訟難治東明十九里盜多民刁開州一百二十里頗多訟長垣七十八里僻饒俗奢其形勝南鴻溝東淮潁西長城北河外其俗近梁魯崇禮

永平府其名古孤竹秦北平魏盧龍差多路冲民淳事簡屬州一縣五附郭盧龍十一里與盧龍東二衛雜處難治遷安二十二里簡瘠昌黎二十六里民安土薄難治撫寧十七里裁冲疲灤州六十七里軍民雜處健訟難治屬樂亭二十七里近海地沃其形勝負山帶河四塞險固其俗習戎馬先孝義

延慶州其名漢廣寧唐嬀州遼縉計十四里邊方要路屬縣永陵五里邊地僻殘其形勝南挹居庸北拒龍門其俗近樸

保安州其名遼武定金德興七里邊方要地其形勝屬河東控險阻其俗尚武

萬全都司其名上谷唐武州其屬衛十五宣府左宣府右宣府前萬全左萬全右懷安保安右懷来隆慶右開平龍門守禦千戶所二興和龍門堡伍長安嶺鵰鶚赤城雲州馬營其形勝望京師控沙漠挹居庸

擁雲巾其俗鷙悍樂戰

上林苑監六里在京城

京師為畿內之府八曰順天廣陽燕山幽州上谷漁陽郡燕國范陽燕京大都路民貧賦重而多差多煩劇難治曰保定上谷清苑鉅鹿涿郡泰州保塞軍保州衛難治曰河間河間國瀛州瀛海軍唐叔封邑周鄉侯國京衛煩地醜賦重多盜輕生難治曰真定恒山郡真定國恒州鎮州成德武順順德軍瘠貧衝裁曰順德鉅鹿襄國邢州保義安國二軍信德衝悍難治曰廣平武安平干國洺州廣平路夾于漳潞二水間地醜民僻曰大名都尉陽平魏州武陽冀州天雄軍東京興唐雖非衝要地接黃河修築役煩曰永平孤竹北平

盧龍平州南京興州二曰隆慶廣寧溈州儒州隆慶平軍差多路衝一十四縣一永寧五里曰保安武定德興永興涿鹿威塞奉聖七里都司一曰萬全

處置

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外患順天役賦並繁禁㕔莊田星羅碁布事務掣肘而養兵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

賦税易辦長民者持廉敦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議墾田

今保瀛燕薊之墟巨浸洪洋在在皆是萑葦蘆荻蕭然彌望抑何慼乎民貧而賦莫給也宜設營田憲使如前代擇有心計忠實給工本募農人教土耆為水田重事權久任弗移如此豈惟贍民且可以限寇騎備漕便輕南運尚亦有利矣

議防禦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蔽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議地利

按京畿之地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海沮洳之場也每歲霖雨輙泛溢為害愚徵今準古有轉移之策焉

畧具于左嘉靖中給事中秦敔言畿輔之地北抵灤州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為之長吏使之訪募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畜水或築圩以衺田仍乞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其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遷如此則三數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則天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

富國之道莫先于此詹事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為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淫沿溝之堤徧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過之可以限隔不敢長驅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愚按二公非徒言無徵一本于前代已驗之成效觀大學衍義補所載宋陳恕何承矩營田河北及元托克托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

南人耕種京畿則地無遺利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可知矣今誠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實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右斯民參賛化育之第一義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議設輔鎮

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

城如通州為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為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慮遠哉立文莊注意于此有志之臣也臨清出紫荆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

議戰守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盜不止我朝而我朝近邊為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

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為遠唐契丹界直浹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幀益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禦敵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敵之近制敵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

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兇獷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主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攷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移其禍而以異壤當之也於此不得

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矣然内無良材所損非細是積其弱而以異日當之也於此不得以忘守也

議豫保障

夫全寧徙患叢於遼左漁陽矣今處遼左漁陽得不以全寧為鑒乎開平興和遷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谷得不以開平興和為鑒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今處雲中得不以東勝為鑒乎愚故知疆場之臣無

一時自寧于心也

撫循三衛

督臣議設垣墻墩堡議大城京後將重險而豫防一勞而永逸也因以復大寧之戍奠開平之都警諸敵之心息四郊之燧其見卓矣然而塹山堙谷嫌于絶地畫境分圻能無棄野異日者叩垣登陴恐貽與共之戚矣矧物力方虚閭左復發豈節民之道耶又儒臣議于幽冀之域土著之民一切賦役咸與蠲貸惟

飼馬而供稅列屯而置隊也因以固疆圉之守施寬假之恩張制禦之威成拱翼之勢其見遠矣然而籍民為兵近於保甲月操歲閱能不妨時異日者揭竿挺鋤恐貽腹心之患矣矧公計方殷輸將悉罷豈裕國之謨耶是故兩議者皆非要也夫宣大急矣猶為外戶若薊鎮則堂奥也東起山海西抵居庸延袤幾二千里而近膺筦鑰之司者懷震驚之慮胡可不審其要哉遠徼延固近檄宣遼在我仰給于客兵在彼

實疲於遠戍戎心浟啟滋蔓難圖于役靡遑爪牙莫代甲冑苦於蟣虱杼軸竭於轉輸非久遠之畫經畧之臣謂宜先拊之參衛伺彼虛實絶彼鄉道以敵攻敵至善策也夫拊循者惠而懾服之者威也威振矣而惠施焉而後弗敢玩也所以振其威者惟練兵之為要乎

揀兵墾田

夫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

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戴夫首則外有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内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加意於本原之地也國家肇基自南而定鼎於北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其勢土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脛也交廣滇

粤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之欲實左右手腕欲彊足無跌盤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暢而外邪不奸也二祖開基列聖纘緒逾二百年于兹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簡久遏之銳卒以戍薊門徒罷於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

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淮江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羌閩蜀交廣滇粤又西南萬里而反冠彌山海民無所號順雖蕩定如寠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胝且倒懸也如此以為安益愈

扃不顧聖明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内寧而忘外憂
夫蓟門教練取浙卒為漁陽突騎故甲於天下豈曰
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
南驕北怨敗道也頃寇一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
睹已愚以為不罷浙卒則土兵不成土兵不成則久
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東其流洲綰其口
豪俠貴勢宅菰葦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敢問
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決往往坐此迄無成功頃疏

草灣報決矣愚以為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務節約帑庾不盈水旱盜賊不加於往時而皇皇不聊生者舊逋雜征而催科急也天子幸艮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詔民鼓舞若更生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轂贍天下而交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喁喁待澤其它山徼海壖君門萬里民懸命於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為不聚實有司則德意不

宣德意不宣則窮陬遐壤之未得被澤也然此皆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於周為燕趙諸國於唐為成徳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伍其民無庸外助令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輓藉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為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益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

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為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為令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踴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

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益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葢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内不以為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為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寛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閒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鋭國之威也

半雜老弱而微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

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

時簡練團營精采固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竄匿

蒐而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

愚以為此二事者乃金吾廵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

事耳而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秦霸臣尚能保伍

其民令無匿奸李光弼為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

精神誠通凡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今朝廷下尺檄而

中外諸吏恐懼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相流貫故法嚴令具而輦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宜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公卿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覲對便宜燭閭閻於衽帶運要荒於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響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為一身無復有壅閼者雖尺寸之膚癬疥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

諭而行此所謂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議扼險阻

按秦都長安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北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然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

之退者有界限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扼中國之吭也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敵則又將恐其反扼我

之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議設險

易重坎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必以水守國者尚之燕都古冀州并州之域職方氏稱冀北曰并州其川嘑池漚夷其浸淶易禹貢叙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故淶易恒衛燕之寶也昔召公始封于此迨

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綢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肯儒云燕南之地以水為固瀛莫間諸淀鈎連埂道如綫耳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内千里之水皆會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内諸川滙成地險哉且武清有三角淀即古之雍奴長淵百餘里實秪有七里海亦渺然巨浸也昔在直沽之内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即

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發奔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是有溝有洫可以限戎馬可以消水患即可以治井田興水利得非古人之良法萬世不易之定論哉

議轉漕

會川閘通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

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啓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軸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益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脚價三十七两有奇船直抵

京則車家頗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任耳者信之又人多勢要涉利生怨相與排擊阻難傳聞宫闈震驚龍御之心用遂奸欺之志其端有自來者然閘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遇天時久旱則舟澁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址而為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脚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車造船在河生理則官不勞而事可集利不專

而譏誘息矣

京東水利

方今籌民生國計者大都言西北水利云夫燕秦趙魏古稱沃饒國也非王侯所自立授井田以貢助者哉何至近世竟棄之為萑葦沮洳而不圖一開墾也古無自藝之田亦無天雨之粟委地利而不治長民者溺其職矣胡不引載籍徵之鄭國開涇水為渠秦之所以益富厚輕諸侯也史起導漳水於鄴魏之所

以實河内雄三晉也他如文翁湔洩口於蜀郡召信臣造盧陂於南陽皆國賴其饒民歌其惠非已事之良規往拓之芳躅乎我國家宅鼎燕京歲用率仰給於漕運舳艫千里銜尾而雲集率取足于東南顧災沴頻仍催科務急東南之民力寖竭矣於是體公識遠之臣譚漕運則虞阻譚江南則虞詘譚無事則虞朘膏譚有事則虞扼吭始有發憤上書言西北水者思深哉非為國忠謀宜不及此請置西北而論京東

虞文靖甞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民願得官者合其衆捍水為田能以萬夫耕者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後征五年而後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丘文莊亦曰譬之富家東南别業也海濵負郭也若能遵用集策可以安享其利而遠近有資兩公之論固今日之嚆矢也第言發盈庭迹同謀道為水利左袒者什五而右袒者亦什五其左袒稱便者則謂蓄洩有備也納支流殺河勢也招南人耕北

田民均田亦均也漕運漸減賴以寛東南也可以使溝澮代金湯限敵騎也可以使游惰者有歸業無盜賊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也脩水利因舉屯政也人聚則兵足可省募戍停勾補也在各省者可給授以代宗禄也是為十利夫河流猛悍人力無所施周定王時井田如故也不嘗大決乎邊馬出入溪澗上下山陂周宣王時溝澮未廢也不嘗侵鎬及方乎民性獷悍聚則必爭南北雜處能保其無齮齕而民田兩

均乎屯田之使項背相望竟未得其要領水利興果能使屯政舉乎謫戍之條下大辟一等今方募之為農而遽簡之為兵人心肯樂從乎姑舉一省如河南八郡荒田幾何荒田而可墾者幾何宗室萬餘果能盡給乎乃所謂蓄洩有備游惰有歸省轉輸而寬東南者其說不可廢也右袒言不便者則謂北方雨澤恒在夏秋暘暵乾雨則沉溢時難齊也富民安土重遷勢難彊也窶人下戶官給工本費難辦也欲募富

民必資官品竊恐章服被於庸奴世爵加于賈竪雖曰虛銜亦關名器其源不可開也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茲復假名器為之長小必武斷于一鄉大則恣睢路扈而抵法禁其流不可忽也招募既廣則奸人亡命恃為逋逃萃為淵藪其萌不可植也無論難墾即墾矣而令北民有之則南人必不願將令南人為世業乎安在其為利畿内也無論北民即勲貴外戚將請乞而豪奪之亦安在其為利南人也借曰水

田豈必常稔脫或汙萊方闢凶歉薦臻能使招来者枵腹以待歲乎始欲驅游惰而歸農今將聚流移而為盜未可知也南方婣于文學往往入貲以圖進取若應募占籍許試有司則冒百畆而業諸生其費更省是上本借士以勸農下實假農以售士未可知也是為十害夫天下熙熙皆為利来富商大賈有不棄家遠遊者乎誠居積饒羨何重遷之足虞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侯彊侯以古無傭耕力食者乎誠處置得

宜何北民之不利濟大事者畧小費即稍給工本庸足恡乎杜禁請乞即勲貴外戚庸可奪乎富民第加散官不予世爵則名器可無濫矣招募嚴詰所從来則奸宄靡所容矣乃所謂天時不齊武斷占籍豐歉靡常者其說不可不察也大抵言便者其計詳因其計而善用之則可以奏功言不便者其慮遠因其慮而預防之則亦可免于貽患語云事無百利亦無百害天下寧有無害之利哉責在當事者權輕重斬於

害不勝利耳

京都形勢說

本朝之燕都也盖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按燕雲則又無限敵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患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

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陜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
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從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
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
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
則山陜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
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烏梁海之誠欵
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
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

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和坦諸延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和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乘開創之盛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安既久釁孽乃生敵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敵犯洪蔚

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冠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朝河川黄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徼亦有過乎嗟乎白刃在前不顧流矢彼既指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

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卑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懍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為守京後以守而為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輿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圖書編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方　煒

謄録監生臣顧鴻才

圖書編卷三十六

明 章潢 撰

南直隸圖叙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周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即此地也江北則徐潁二州鳳陽所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竝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

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全楚江西湖廣俱楚地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没波濤四行摽刼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

瘠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

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浙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

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鼇山圍水海潮出沒土

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圍田多坍江民勞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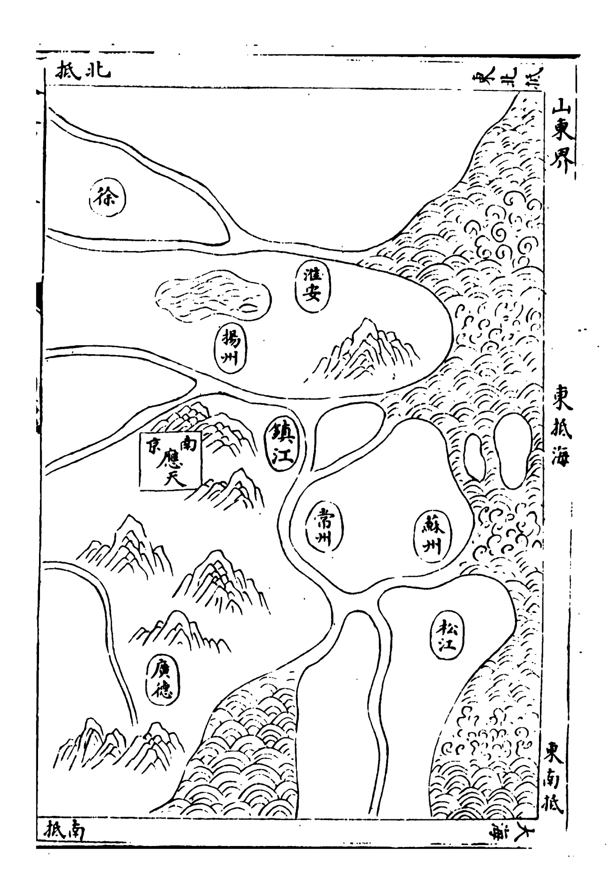
沿革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

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地也吳

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

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太祖高皇帝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為京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即為京師遂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北抵
東北抵
山東界
徐
淮安
揚州
鎮江
南京
應天
常州
蘇州
東抵海
松江
廣德
東南抵
大海
南抵


山東界
西北抵
河南界
西抵湖廣界
西南抵
鳳陽
滁
廬州
和
安慶
太平
池州
寧國
徽州
浙江界

南直隸府十四屬州一十三縣八十七又州四屬縣八總為里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户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夏秋二税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兩淮海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鹽運一在揚州 領鹽課司三十淮安九泰州十通州十一

親軍衛一十六屬州一百一十二 守禦千户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二屬所一百九十六 守禦千户所一在外直隸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五 守禦千户所十五

中都留守司領衛八屬所四十 守禦千户所一

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共十二萬有奇在外衛所除中都留守司南京北直隸山東河南各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四萬四千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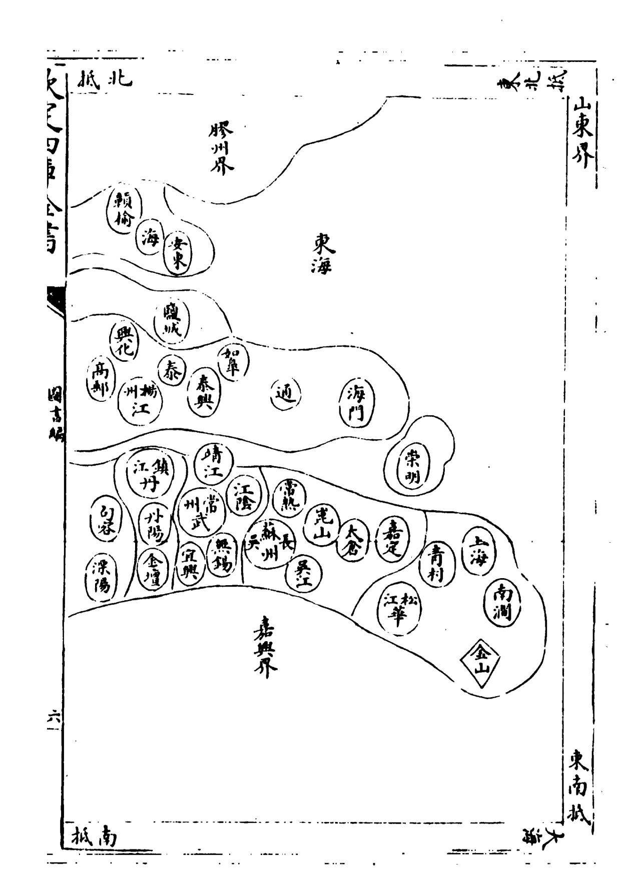
南京太僕寺所屬應天等府種馬凡數萬疋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都御史四 漕運駐淮 浙直軍務駐杭 巡撫

鳳陽一 應天一 都御史操江一 巡按御史三 泗州一 太平一 蘇州

一提學御史一 巡鹽御史一 印馬御史一 巡

倉御史一


北抵
東北抵
山東界
膠州界
東海
贛榆
海
安東
鹽城
興化
如皋
高郵
泰
揚州
江都
泰興
通
海門
崇明
靖江
鎮江
丹徒
江陰
常熟
句容
常州
武進
丹陽
崑山
太倉
嘉定
蘇州
長洲
吳縣
上海
青村
溧陽
金壇
宜興
無錫
吳江
南匯
松江
華亭
嘉興界
金山
東南抵
大海
南抵


山東界
西北抵
河南界
大名界
兗州界
河南界
西抵湖廣界
汝寧界
黃州界
西南抵
九江界
嚴州界
浙江界
南京 上江 應天
沭陽
淮安 山陽
清河
宿遷
邳
呂梁
沛
豐
碭山
蕭
徐
靈璧
虹
睢寧
桃源
寶應
天長
盱眙
泗
五河
臨淮
鳳陽
懷遠
蒙城
亳
太和
潁上
霍丘
壽州
定遠
廬州 合肥
六合
舒城
廬江
無為
巢
含山
和
全椒
滁
江浦
儀真
太平 當塗
蕪湖
繁昌
溧水
高淳
建平
寧國
廣德
南陵
涇
旌德
太平
石埭
青陽
銅陵
池州 貴池
東流
建德
休寧
徽州 歙
績溪
祁門
黟
婺源
霍山
英山
潛山
太湖
安慶 懷寧
桐城
宿松
望江

應天府其名楚金陵秦秣陵吳建業晉建康元集慶熟戚豪右舉動掣肘煩劇為最素號難治其屬縣八附郭上元二百二里沖煩一升一差江寧七十四里兩縣俱差多民困外句容二百五十一里沖煩好訟溧陽二百二十六里好訟頗煩溧水二百五十五里訟煩民飩江浦二十里沖煩六合十七里軍民雜治難高淳十二里簡刁其形勝龍盤虎踞四方根本亦山為成皋長淮為伊洛鍾山為曲阜大江為黃河三吳為東門荊蜀為西戶七閩二廣為南府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風流人物冠映古今

鳳陽府其名古濠梁鍾離陵寢重地差少糧少冲煩難治其屬州五縣十三附郭縣鳳陽三十九里冲煩軍民雜外臨淮四十里煩疲定遠三十三里煩虹十九里訟煩民疲懷定四十八里差重煩冲五河二十五里水陸冲煩壽州四十八里水陸冲煩好訟霍丘二十七里煩饒僻蒙城三十八里裁煩朴泗州五十里水陸冲煩多盜民淳盱眙三十七里多盜水陸冲煩天長十里簡多訟煩饒宿州七十里冲地荒民頑訟多靈璧四十一里煩冲潁州五十五里水陸冲煩頗饒潁上十三里冲煩太和三十里僻饒多訟亳州四十一里僻煩多盜其形勝連三吳引荆汝通江淮接中原其俗尚武勤農

蘇州府其名古吳會姑蘇東漢吳郡宋平江地肥瘠俗淳澆相半民富秀而輕侈沖煩其屬州一縣七附郭吳縣五百二里沖煩差重訟刁崑山四百五十一里沖煩差重常熟六百四十一里沖煩民刁差重多盜吳江五百六十七里沖煩糧重民疲嘉定六百六十八里僻煩糧多太倉州二百三十里近海沖煩民刁有盜屬崇明二百二十里多盜民頑惡煩其形勝具區之藪五湖之浸海陸之饒水國之勝罷湖海吞大荒其俗士風清嘉習尚奢靡

松江府其名晉雲間糧多差重煩劇旱則東鄉叔潦則西鄉困好訟上海尤甚屬

縣二附郭華亭八百四里糧多差重民刁外上海六百三十一里糧多訟煩其形勝負海枕江平疇沃野其俗淳秀之風興仁之尚魚鹽之利

常州府其名古延陵漢毘陵晉晉陵百姓富冲煩俗悍糧欠訟多屬縣五附郭縣武進四百二十四里冲煩刁外無錫四百二里冲煩刁糧多差重江陰四百二十九里僻煩刁多盜宜興三百十里僻頑靖江五十五里事簡盜多其形勝三江雄潤五湖腴表山長水遠氣秀地靈其俗克遜尚義秀而多文

鎮江府其名吳京口宋南徐唐丹陽沿江浩瀚衝劇有盜屬縣三附郭丹徒二百七十里衝疲多盜外丹陽二百七十里衝煩金壇二百三十六里僻煩饒其形勝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接漢沔北拒淮泗內連天塹外蔽京畿其俗小人尚戰君子習禮

揚州府其名古淮海維揚漢江都廣陵北齊江陽水陸衝煩防倭費處屬州三縣七附郭江都一百十八里衝煩兵費外儀真十四里煩疲多盜泰興一百一十二里刁僻防倭高郵州八十里衝刁煩屬興化

七十二里僻刁煩寶應三十里冲煩刁貧泰州一百七十八里僻煩有徒草冦屬如皐四十二里僻簡通州一百十五里近海多倭患海門三十九里邑小僻簡有倭患其形勝東南佳麗江淮都會其俗輕揚繁侈儒雅朴野淮安府其名古淮陰晉山陽四通八達兩京要路冲煩劇疲其屬州二縣九附郭山陽一百二十一里煩冲劇疲外鹽城八十五里僻有鹽盜清河四十六里冲煩有水災安東五十五里僻疲糧欠桃源四十八里貧冲有鹽盜沭陽八十一里簡僻有鹽盜海州一百十六里貧煩難治多鹽盜屬贛榆五十六里貧煩難治邳州四十七里冲疲煩悍屬宿遷五十九里貧冲睢寧二十六里僻簡糧欠其

形勝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俗強悍習戰淳實尚義

廬州府其名漢廬江合肥金斗西南山多路險民俗淳頑相半易治屬州二縣六附郭合肥六十里頗冲近淳外舒城四十五里俗薄刁廬江十四里刁無為州四十九里簡富横刁臨江有盜屬巢三十里僻饒濱江刁盜六安州七十里僻刁有盜屬英山二十七里山險民刁霍山十二里山險淳頑其形勝淮右襟喉江北脣齒其俗尚力習鬬多業農賈

安慶府其名古皖城舒國晉熙隋同安冲頗民頗淳其屬縣六附郭懷寧四十六里冲頗而澆外桐城五十九里冲頗淳饒潛山五十

八里冲煩民刁太湖六十五里山險水冲難治宿松四十六里衝煩民逋糧欠望江十二二里民貧悍衝煩其形勝淮服屏蔽江界要衝其俗尚淳好儉賤商務農

太平府其名古姑熟晉當塗府當水陸衝煩屬縣三附郭當塗一百六十九里民淳朴外蕪湖三十八里商民雜衝煩繁昌十二里僻簡其形勝左天門右牛渚東鐵甕北石頭采石之險甲於東南其俗士質民儉人安物阜

寧國府其名漢丹陽晉宣城事煩頗衝屬縣六附郭宣城

二百十七里刁劇寧國六十里稍衝多盜涇六十四里衝多盜刁頑太平十九里僻淳南陵八十八里多盜刁疲旌德四十一里僻在山中健訟多盜其形勝作藩

南夏據吳上游其俗和柔囂豪詭浮

池州府其名古池陽脩秋浦沿江土肥衝煩其屬縣六附郭貴池二十七里衝煩頗饒外青陽十六里刁難治饒銅陵十六里瘠煩石埭十三里僻朴建德九里民奸東流七里僻瘠稍淳其形勝山川清曠其俗民淳氣和

徽州府其名吳新都晉新安僻山煩悍多訟民饒其屬縣六附

郭歙三百十五里好訟刁民饒頑煩休寧二百五里刁訟煩民饒婺源一百六十四里訟煩悍近多礦賊祁門四十六里頗煩淳饒黟二十四里簡悍頗饒績溪二十五里簡稍疲其形勢山水幽奇其俗務奇喜鬬

廣德州其名桐汭二百五十三里煩衝民頑糧欠其屬縣一建平一百四里刁其形勝三峰拱前溪流枕後其俗力田尚鬼

和州其名晉歷陽宋南豫四十一里單民雜煩刁衝其屬縣一含山十八里頗淳其形勝江淮水陸之衝姑熟金陵之蔽其俗躁勁果決

滁州其名滁陽東晉南譙唐永陽三十里刁衝頗煩多訟盜其屬縣二全椒十里刁煩來安七里淳簡其形勝山高水清形勢深秀其俗簡訟尚儉

徐州其名彭城南北咽喉軍民混雜好訟風氣強勁衝煩近淮水災多逃移逋糧其屬縣四蕭四十六里煩碭山二十五里刁煩豐一十九里刁煩沛二十七里刁煩其形勝汴泗交流岡嶺四合其俗朴直舒徐

南京畿內之府十有四曰應天金陵秣陵建業建康集慶煩劇難治曰鳳陽濠梁鍾離衝煩難治曰蘇州吳會姑蘇吳都平江衝煩地瘠俗淳澆相半民富曰

松江雲間饒煩曰常州延陵毗陵晉陵百姓富衝煩曰鎮江京口南徐丹陽衝曰揚州淮海維陽江都廣陵江陽邗江水陸衝煩曰淮安淮陰山陽楚州漣水淮安軍四通八達兩京要路衝煩劇曰廬州廬江合肥金斗淝順保信軍西南山路險俗淳煩相半曰安慶皖城古舒晉熙同安德慶安慶軍曰太平姑熟當塗新和曰寧國丹陽宣城衝曰池州池陽秋浦康化軍易治曰徽州新都新安歙山煩州有四曰廣德桐汭石封大梁陳留郡衝煩曰和歷陽南豫軍民雜煩刁衝曰滁滁陽南鼎永陽刁衝頗煩裁曰徐彭城武寧軍南北咽喉軍民混雜衝煩

處置

南都根本重地應天役重賦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繁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差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頑者有礦冦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衡而俗侈淮安南北轉漕衝繁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悉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當以

江北簡易例也

江南北賦役交困

江北徐沛邳淮濠揚滁泗苦當衝衢殊困于役江南蘇松賦額故重重以多事且有倭警則南北並多故矣一切科歛率從丁田而又不時貜財與力蓋兩詘焉勞來拊循全賴牧宰而或賢或否否又居多矯易化裁之機要有在矣

金陵防守要害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
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
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
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
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
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

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均鄭鳳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陜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粤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吴皆金陵之門庭𤰞藏云耳

守淮以固金陵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絶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金陵山川

岷嶓之山大勢皆自西南而趍東北朱文公謂岷山之脉東為衡山者盡於洞庭之西其一支南出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而北盡乎建康山之所趍水亦至焉故建康者東南之奥區而山水之都會

前志叙之曰鍾山來自建業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業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鍾山而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諸山以達于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砲天印彭城雁門行堂諸山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山戚家山梓桐山紫岩夏侯天闕諸山以達于西南又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盤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近之為覆舟山為雞籠山

皆在宫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山大壯觀山四望山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幙府盧龍馬鞍諸山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此亮所謂虎踞之形也其左右羣山若散而實聚若斷而實續世傳秦所鑿斷之處雖山不聯而骨脈在地隱然相續猶可見也石頭在其西三山在其西南兩山可望而挹大江之水横其前秦淮自東而來出兩山之端而注于江此葢建業之門户也覆山之南聚寶山之北中為寛平宏衍

之區包藏王氣以容衆大以宅壯麗此建業之堂奧也自臨沂山以至三山圍繞於其左自直瀆山以至石頭沂江而上屏蔽於其右此建業之城郭也玄武湖注其北秦淮水遶其南青溪縈其東大江環其西此又建業天然之池也此論環城數十里之山川耳其居秦淮之源有東廬山華山臨丹陽湖之上者為絳岩山最奇特然為一州之鎮者又有茅山焉而岷山中江逕蕪湖溧陽以入于荆溪太湖則又禹貢所

謂三江既入震澤厎定者其他一丘一壑擅名紀勝咸有可徵

金陵諸山圖考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廬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鍾山實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蟠是也宋周應合山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以達於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于東南又東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砲天印彭城雁門行堂以達

于南又南為聚寶戚家梓桐紫巖夏侯天闕以達于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為覆舟雞籠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大壯觀四望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幙府盧龍馬鞍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所謂虎踞之形也然考其山之遠近地之連脉亦少有不合者葢東南之山闕城重抱山勢連屬不可一一次序言之且古之江水自三山東入治陰山石子岡北流以注于石

頭又自石頭沿馬鞍四望盧龍幕府東折至於觀音
又由臨沂攝山直抵京口二百餘里山勢不絶浮江
而觀之三山據于西南石頭據于西北秦淮中出乃
天限之門户也今江水西流沙洲曠邈馬鞍鳳臺為
民居日削而陰山則陶冶為澤漸不可尋矣此則圖
其形勢之大者焉

金陵北水圖考

金陵在大江東南自慈姥山至下蜀渡古稱天塹巨

浸此江之境者也秦鑿淮吳鑿清溪運瀆楊吳鑿城濠宋鑿護龍河元鑿新河國朝開御河城濠今諸水交錯互流支派靡辨據經考之自方山之岡壟兩涯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者秦淮之故道也自大平城下由潮溝南流入大內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絶又自舊内旁周繞出淮清橋與秦淮合者青溪所存之一曲也自斗門橋西北經乾道大平諸橋東

連內橋西連武衛橋者運瀆之故道也自北門橋東南至於大中橋截于通濟城內旁內秦淮又自通濟城外與秦淮分流繞南經長干橋至於三山水門外與秦淮復合者楊吳之城濠也自昇平橋達于上元縣從至虹橋接大市橋者護龍河之遺蹟也自三山門外達于草鞋夾經江東橋出大城港與陰山運道合者皆新開河也東出青龍橋西出白虎橋至柏川橋入濠者今大內之御河也若城外落馬澗諸水不

能悉載焉

金陵歷代互見圖考

歷代城邑變置若不可悉辨然鍾山自東北而邐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環抱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寳當其前青龍石砲掖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秦淮横其中考諸漢以後郡城皆在淮水之南六朝宫城皆在淮水之北而近于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據於石頭楊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之南北

而近於聚寶國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以是據方辨位庶幾可得矣按六朝宮城正門曰大司馬門南對都城之宣陽門二里宣陽門南對朱雀門五里臺省相望為御街朱雀門臨淮水上朱雀航北今考鎮淮橋東南桐樹灣處當是航所中正街府軍營内小橋當是宣陽門處直出北口西華門西大街當是大司馬門處國學成賢街南口當是宮後平昌門處珍珠河正在宮内也成賢街外號以東直抵西十八衛之

後當為都之北城宋上元縣西細柳營直北當為東城武學以北當為西城其規模大畧可見南唐之宫前臨内橋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盡小虹橋為子城之限宋行宫即此内橋南直抵鎮淮橋此則南唐之御街也志云鎮淮橋即朱雀橋者蓋蕭梁時移舤於此遂名舊舤之處唐所謂長樂渡也南渡長樂一里抵東城角内外皆丹陽郡城之基又東南近倪塘乃晉王含五城又南當是古揚州治清凉寺地以

至石頭山脊爲楚金陵邑城又北爲唐韓滉五城少東南則隋蔣州城又東則治城今朝天宫處又西抵下街有西州橋即西州城池塘上元縣城亦是其處皆石頭之麓相去不逺南循三山水關内浮橋北爲賞心亭少西爲折柳亭出水關中街水環繞處當爲白鷺洲洲上今普惠寺當是李白酒樓繞南城角髙處即昇元閣舊基少北髙阜皆鳳凰臺山少西即建初寺西即杏花村聚寳門外爲長干向西爲越城少

南為秣陵城東南為國門轉東至通濟跨城處當為府城大中橋東畔為白下亭長安街西口當宋永安宫北抵竹橋之側當為金華宫六朝城後今國學處為玄圃小教塲西門内為上林苑將臺處當為樂遊苑蔣廟之西南當為商飆館西北為親蠶宫此皆可因據而互見者也

金陵闗要

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定

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為關要或謂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貫城中六朝立栅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之勝豈必依淮為固耶

三吳水利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惟三吳為巨而三吳之田則水為最急也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

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為害也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豬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强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為三又曰江自太湖入于海其猶孔氏之說歟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裏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郭景純以岷淛松為三江韋昭以松淛浦

陽為三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而為之臆說者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為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遵實所脩崑山續志類訛承而舛踵之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蜆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顧雍吳地記唐仲初吳都賦註朱長文吳郡續圖經其所言雖有詳畧蓋皆本諸守節者也以今攷之太湖自吳江長橋東

北合麗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潊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麗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者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久矣此單鍔所謂開白蜆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震澤之稱見於禹貢而周官爾雅則謂之具區在史記曰五湖在左氏傳曰笠澤在揚州記曰太湖其實一也故安國云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

謂之數者是也張勃吳録曰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曰五湖虞翻曰太湖東而松江南而霅溪西而荆溪北而滆湖連乎韭溪故謂之五也韋昭以胥蠡洮滆并太湖而五者異矣郭璞則以具區洮滆彭蠡洞庭青草而五焉豈亦誤於禹貢之言故取足於楚之所謂洞庭青草者耶今震澤猶稱洞庭者其或昉於璞乎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而五名斯穿鑿者矣烏足據哉夫太

湖受三吳數郡之水浩渺不可涯涘其底定也則有灌溉之利其泛濫也則有浸淫之患故古人之治之者惟疏其源使水之入者有所分導其流俾水之往者有所歸然後民得平土而居矣故置五堰於溧陽以殺宣歙九陽之水所以節其入也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所以宣其出也單鍔之論要不岀乎此耳然嘗攷之往集詢之故老而知古人之成績者不獨鍔也太史公曰大禹通渠三江

五湖其震澤底定之時乎夫差北通扶溝吳濞擅利
山海富强之計不足言也若王濬之欲從武康紵溪
穿渠直出海口功雖不竟志則可尚矣至於假節發
三郡之民漕大瀆以瀉澌江者王奐也導太湖入海
復歲租六十萬斛者張綸也自市經以北赤門以南
築堤起橋復田數千頃者張永和也上書宰臣具言水
利者范仲淹也鑿盤龍滙瀆民賴其利者葉清臣也
自封家渡至大通浦開淘七十餘里者徐碓也郭亶

言治田七事趙霖言治水三事李結獻治田三議要以去水患興民利也我朝夏尚書原吉周侍郎忱相繼治之昭有成績至今頌焉成化以來復設憲臣以董之於是乎事有專責而官無廢政矣夫治水以為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則治水無全功治田以防水也治田而不治水則治田無全力是故治田之法有三曰築岸塍曰修壩堰曰分大圩蓋全吳之地古稱澤國而田多低下所藉以禦水者岸塍也岸塍不堅則

雖有沃壤而棄之沮洳矣故令民修作田塍則有若王純臣韓正彦注意隄防則有若夏原吉周忱皆極其經畫之詳密而可以守之者也後此者能繼而行之民不有餘利乎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界曰涇曰漊曰瀆曰浦縱横曲直有井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泄水其塞也以禦水皆使不為田害而已後乃破壩堰以通江湖專小利而風濤之入獨倚於岸塍故民日勞而增築煩矣昔文正公曰江南圍田每

方數十里内有河渠外有門閘不可復矣而修舉壩堰之策獨不可行耶圩田之制隨地形之廣狹水道之遠近而為之大小也圩之小者則岸塍易完民工易集時有浸潦則車戽之施可朝夕計功也圩之大者則岸塍既廣工力不及積水經月而稻成腐浥矣能度其勢而分之使民力易施不其有利乎夫塍岸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關隘也小圩譬則三里七里也關隘固城郭堅則内有所恃而寇不能入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則小而易守備無不足可綽然應敵無虞矣治水之法有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港蓋太湖東入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噎此單鍔所以欲鑿吳江岸爲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效而或者猶欲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瀝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松江

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即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松江入海矣然渾潮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為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未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茆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

已浚者而時導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也必使修治闊而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通流則可以散瀉於塘浦塘浦不遏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之患息矣夫吳郡之水譬諸人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澤則胸腹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脉絡衆竅也腸胃閉衆竅塞脉絡不貫而咽喉之入不節吾見胸滿

腸脹而斃可待矣夫變通者智也經畫者法也若古人之所行與夫單鍔所著固法之善而智亦存乎其中矣然時異勢殊陵谷更易所以神變通之術以隨時宜民者則又存乎人焉耳愚嘗因是而悲吳郡之民其所患者不獨水也常賦之外供組繡之麗者取靡焉嗜耳目之玩者取異焉務搏埴之用者取精焉操囊篋之貪者取盈焉富商大賈侈美同流豪家富族吞併不饜故民之貧者男終歲耕而不曾得託糠

粃以飽也婦終歲織而不曾得蔽繒絮以煖也然則害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

南畿海防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為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

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建康形勝

建康東起天目山北接鍾山覆舟山雞籠山終于行堂又有巖山牛頭白特山堂陽寺山而大江横其後淮水流其中央淮而為王都秦始皇見金陵有王氣東遊以壓之塹秦淮以斷其氣殊不知秦淮入于江而江水口再朝亦旺水也

三吳風俗

夫三吳者何神聖基圖之所創也詩書六藝之所漸也羣材之所鍾百貨之所聚而賢哲之林也㦤有日矣其在禹貢則厥土赤埴塗泥厥賦中中下上然而夏狄蠙珠織文纖縞橘柚篠簜之珍貢於天府則物産亦非纖也其在職方則川以三江浸以五湖然金錫竹箭孔翠犀象列在方物則地利亦非𪐴也顧其時氣化淳龐風俗朴茂天地之藏有所函而未闢山

川之珍有所秘而未吐故號為九州之腴而不入列國之紀厥有由矣降是而春秋則闔閭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絶書志其城郭宫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閡寒暑與夫湏地六尺玉皃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為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為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即

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淮南分王其地彊者即山煮海擅銅鹽之利下亦厚招娛遊以亢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矣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畧與江南等矣夫地利有上下天時有盈虛而吳獨日盛何也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為中

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為二京者方且為蒐兵講武之場故益逺也然則吳之感久矣俗之弘侈亦匪今矣聖祖開基淮甸吳諸郡則左右輔也成祖定鼎燕京吳諸郡則内外府也豈非根本膏腴之地哉然以蕞爾之土而當天下財賦之半加以連年水潦之災民多懸耜野有奥草守閭之吏日夜責租民輾轉呼號莫所聊生蓋吳

於今日又甚詘矣而執事猶談其盛無乃見其影而未察其形耶請實其狀夫金陵五方之輻輳萬國之灌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衣履天下而罷食之用自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遊浮之民大都之風非有厚藏故其地物嗇而功侈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以跨引閩越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果布之凑造作精靡以綃轂四方其士也慕遊閒之名頌僩俠之義故其地實嗇而文侈自金陵而北按

三楚之舊苞舉河淮則維揚一都會也其民皆瘯輕訬無所積聚煮海之賈操鉅萬之貲以奔走其間故其地主啬而客侈自金陵而上至於甌越則宣歙之間一都會也其民盡仰機利行賈四方唱櫂轉轂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内啬而外侈今執事徒聞其侈而不知其啬也欲以儉與禮裁之則過計矣然吳之啬則生於侈者也欲使之無啬可使之侈乎嗟夫侈則侈矣彼其珍奇溢目則赬丹明璣

珠琲磊砢弗為異也其服御鮮華則蕉葛升越弱錫
羅紈筒中之韜緹人之獻弗為靡也其罷用精良則
桃笙象簟寳鋏文犀單費百縑取直萬户弗為訬也
其遊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之銘華山之博沓吾
之刻弗為邈也其宴居過從之盛則海錯陸珍剖纖列
姬盤舞隨風悲歌入雲弗為適也其百貫之所聚則方
舟結駟纖陸鱗川飛塵絳天赭汗如雨弗為譁也衍
平子之賦無以盡其華賡士衡之趨無以極其靡矣

而豈知其力之啬哉夫山林不給野火江海不實漏卮難其繼也是故識微之士見本而揣其末陳風之史覩盛而防其敝亦有説矣且夫吴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吴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為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吴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吴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吴嗇也

議糧兵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為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

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强賦省而用足北輔中原南控百粤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形勝矣

淮揚利病

一言淮安鳳陽以北地高宜穀粟而少塘堰一遇亢旱則坐觀枯槁淮揚以東地下宜秈稻而少堰圩一遇水澇則任其湮沒故江北地利不盡乞勑徐頼兵備官督率所屬躬親相度隨其高下開濬修築教民

播種一如江南則無曠土無惰民而民食可足二言

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諸州縣地臨白馬甓社邵伯黃

山諸湖延亘三四百里兼以天長西山諸水時為泛

濫遂至衝决運道田地棄而不種稅糧無所從出運

船亦往往摧壞其中為患甚鉅乞勑治河諸臣乘時

堅築運堤量度地勢建立平水石閘以為疏洩之計

山西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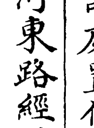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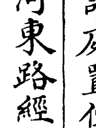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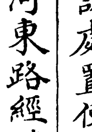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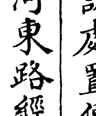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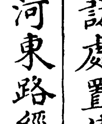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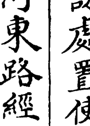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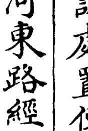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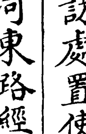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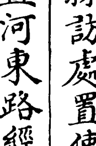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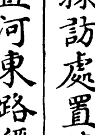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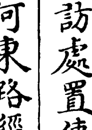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是也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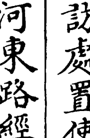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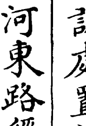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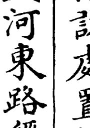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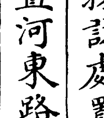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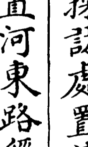
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皆太原府屬以北戎馬內侵故大同特設巡撫焉綏在大同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竝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河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賊僅隔一河黄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蔚州大同府屬之鎮徒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藩府屯軍潞城潞州屬縣之逋民竝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

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
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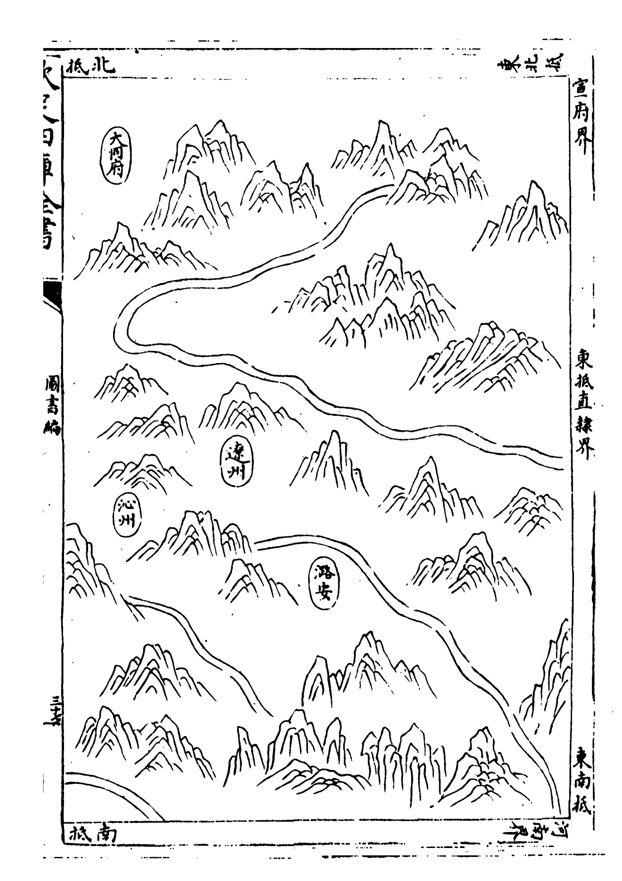
沿革

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
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雁門等郡而不常所治
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
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
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

寧諸路直隷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嘉靖中陞潞州為潞安府又置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三司並治于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北抵
東北抵
宣府界
大同府
東抵直隸界
遼州
沁州
潞安
東南抵
南抵


沙漠
沙漠
西抵陝西界
西南抵
山西太原府
汾州
平陽
河南界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太原左右布政使二左右叅政三左右叅議四糧儲兵備領府四屬州一十有六縣六十有四州四屬縣一十有一總為里四千四百四十里有零户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十五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山西都指揮使司指揮三内掌印一僉書二領衛九

屬所四十所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夷人等一萬九千五餘員名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儀衛司三

山西行都司分司大同隸後軍都督府領衛一十四屬所七十所三本司所屬馬步軍四萬六十餘員名

山西行太僕寺見在馬驢騾共三萬二千九百餘匹頭

都轉運鹽使司一在河東歲額辦鹽四十二萬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一副使十二驛傳清軍一提學一兵備易州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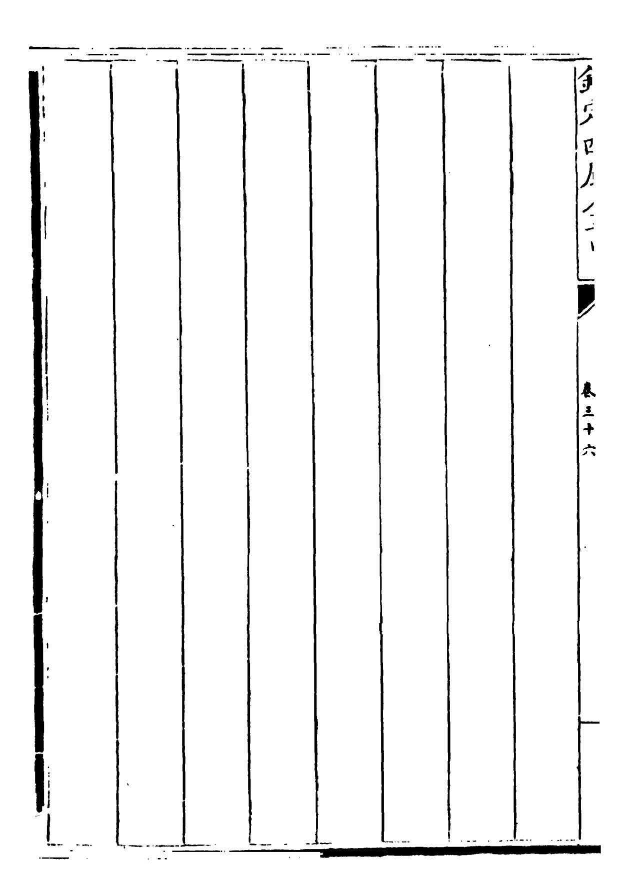
定北岢嵐路安雁門各一僉事六分道四冀寧河東冀北冀南

欽差總督宣大都御史一駐陽和巡撫都御史二一太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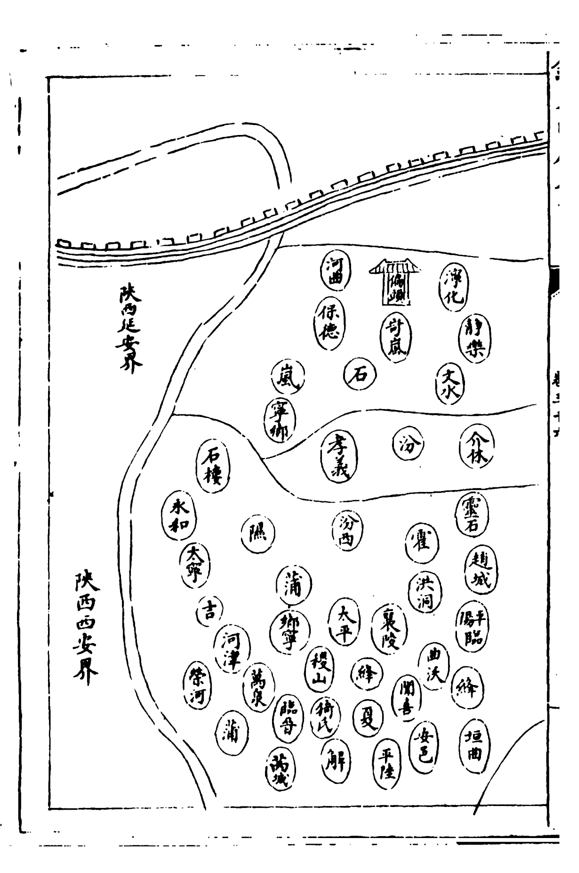
代州一大同巡按御史一太原巡鹽御史一河東

王府三晉府高三封太原郡王二十二代府高十三封大同六千石

郡王二十四瀋府高二十一封潞安郡王二十



宣府界
紫荆關界
直隸真定界
直隸順德界
河南彰德界
河南衛輝界
河南懷慶界
河南濟源界
山西太原
威遠
朔
右衛
馬邑
左衛
山陰
懷仁
大同
大
應
陽和
渾源
天成
靈丘
廣靈
蔚
廣昌
北岳
寧武
雁門
代
定襄
繁峙
五臺
崞
嵐
忻
盂
交城
清源
太原
徐溝
榆次
壽陽
平定
樂平
平遥
祁
太谷
和順
沁源
武鄉
榆社
遼
西陽
沁
襄垣
潞城
黎城
浮山
屯留
潞安
長
壺關
翼城
沁水
高平
陵川
陽城
澤



陝西延安界
陝西西安界
河曲
偏頭
淳化
保德
岢嵐
静樂
嵐
石
文水
寧鄉
孝義
汾
介休
石樓
永和
隰
汾西
靈石
霍
太寧
趙城
蒲
洪洞
吉
鄉寧
太平
襄陵
平陽
臨
河津
稷山
絳
曲沃
絳
榮河
萬泉
臨晉
猗氏
夏
聞喜
安邑
垣曲
蒲
芮城
解
平陸

大原府其名古晉陽晉太原元冀寧繁劇且近邊衝疲其屬州六縣二十二附郭陽曲九十八里繁劇難治太原九十八里僻繁頑榆次一百七里刁繁地肥太谷八十三里刁疲僻繁祁四十五里刁繁多盜徐溝十九里繁疲清源二十八里僻繁盜交城四十三里僻繁地肥文水七十九里僻繁地饒壽陽三十里衝繁俗嗇臨十五里僻簡盂二十三里僻簡有鉄静樂三十八里繁疲多盜河曲七里僻疲平定州三十三里衝繁俗嗇屬樂平十里僻繁忻州六十三里民頑多虜患屬定襄二十五里僻簡代州四十一里近邊衝繁多虜患屬五臺十五里近邊僻繁繁峙十九里僻崞三十九里近邊難治岢嵐州二十二里近邊

僻繁多虜患屬嵐二十二里貧僻興十一里淳僻貧石州四十里僻簡淳屬寧鄉

十三里難治保德州五里簡殘疲其形勝恒山之險大河之固

句注險阻靈山角立其俗好樂無荒清簡質朴

平陽府其名秦河東隋平河元晉寧繁難地廣民朴其屬州

六縣二十九附郭臨汾五十一里繁衝外襄陵七十二里繁衝洪洞

八十九里賦完事簡浮山十七里繁難貧趙城三十七里僻民苦太平五十四里衝繁

難治岳陽十八里僻簡貧曲沃六十八里衝繁難治翼城八十四里衝繁難治汾西

十五里刁貧蒲九里刁僻疲蒲州八十七里衝繁屬臨晉六十三里衝繁難治榮

河三十八里僻繁貧猗氏五十一里衝繁難治民勤萬全四十里僻繁貧河津三十六里僻繁民勤解州三十一里僻繁疲安邑九十五里繁衝貧夏六十六里衝煩僻聞喜六十六里衝繁疲平陸五十二里山僻繁貧芮城四十四里僻繁貧難治絳州五十一里衝僻屬稷山七十三里繁衝民稍頑絳四十里僻好訟垣曲二十七里僻貧霍州二十里衝頑屬靈石二十五里衝淳吉州二十二里僻簡儉屬寧鄉十六里僻頑隰三十一里僻瘠民頑難治屬大寧十里僻貧石樓十三里貧苦山僻永和十一里僻貧其形勝負關阻河接汾連華其俗崇禮讓多勇敢

大同府其名戰國時雲中代郡漢定襄雁門馬邑（近邊衝繁烽堠相接不常難治）其屬州四縣七附郭大同（三十六里兵馬屯聚難治）外懷仁（九里栽荒）渾源州（十四里繁衝貧）應州（二十里荒僻）屬山陰（七里衝疲）蔚州（二十六里繁衝近邊難治）屬廣陵（八里僻簡）廣昌（四里衝繁）靈丘（十里貧衝）朔州（八里僻疲有邊患）屬馬邑（五里僻疲）其形勝平岐峻坂用武之地其俗質直淳厚

潞安府其名秦上黨唐昭義宋隆德（衝繁民質易治）其屬縣八附郭長治（一百七十七里繁民淳順饒）長子（九十二里繁頑）屯留（六十二里

僻簡頗繁襄垣八十里頑簡刁潞城九十二里僻簡頑壺關九十六里僻簡黎城四十九里繁僻平順三十一里僻貧頗繁其形勝肘京洛履蒲津倚大原跨河朔其俗民儉力農士節務學

直隸沁州其名隋義寧唐陽城衛繁民疲貧其屬縣二沁源十六里僻盜武鄉四十九里頗衛繁貧其形勝前銅鞮後龜山其俗專力耕農少事商賈

澤州其名北齊高都隋長平繁劇難治屬縣四高平一百六十一里繁僻民富陽城九十四里繁俗儉陵川九十三里繁僻簡沁水五十四里繁民

刁疲其形勝大行險固山川環抱

遼州其名樂平僻簡瘠儉其屬縣二榆杜三十二里僻簡和順二十

一里簡瘠嗇其形勝山川險峻其俗剛悍朴直

汾州其名西河金汾陽州有二王府難治雖服衆亦衝其屬縣三

孝義三十里衝簡饒平遥五十八里衝繁刁介休四十六里衝繁刁其形勝

美哉山河之固其俗重厚尚義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四曰太原晉陽冀寧并州唐北京五代唐

西京武勇軍繁劇曰平陽河東平河晉寧晉州唐州繁曰大同雲中雁門代郡雲中

西京大同路北恒州縣俱近邊衝繁難治曰潞安上黨昭義安義昭德隆德襄垣有王府衝繁州四曰澤上黨河東建興長平高都建州蓋州城內有宣寧陽川王府衝繁曰汾西河汾陽東朔州介州浩州有慶城永和二王府難治雖服裡亦為衝繁曰沁義寧陽城威勝軍衝曰遼樂平上黨遼箕州儀州平定軍僻簡

處置

山西大同府逼臨敵境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河一帶敵一大舉輙入其境斷煙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

沁遼環列太行上下谷深林密盜不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内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廼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已

解鹽利弊議

夫解之有鹽池舊矣歷代之張弛沿革愚未暇悉

也昔所稱為瑩潔如玉甘美如穀亦宇内之所共

喻也愚不暇論也祖宗時額僅十萬耳至嘉靖中

始增至十九萬有奇全晉關洛梁鄧之間皆其轉

輸之所也二百年來公私俱足在商人未嘗以山

徑巇嶮稱難在三省未嘗以解鹽苦惡為病何

也法一而志定也自隆慶辛未雨決池防池水

四溢鹽不結聚者謂國計不可負始為澆曬之術

蓋以人力勝天時也然硝與鹽淆不能一一而析

之也有奸商者出焉乘間營私沙礫雜和故色愈變味愈惡而解鹽於是乎不可食矣民日夕翹首以竢商之至而商之所貨乃如此則其不樂售者豈情也哉於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歛散以取其值焉此不獨商困而民亦困矣是以民視商若贅疣而視解之產為棄物無不利於食私販者民利於食私販而販者適至是謂兩相求兩相求則事密官卒緝

捕惟賄是饜販者餌之是謂兩相利兩相利則防踈如是而淮蘆花馬之産紛紛四至勢惡得而禁之哉閒嘗銷退引矣皆偽目也鹽儈肆市而得之者也亦嘗獲私販矣皆負負也法所謂易米度日者也夫私販盛則商利薄商利薄則國税病此而不為之計將何所取盈哉所謂計者非必分地改額以滋聚訟也亦非必盡易其舊而創為之法也愚所謂在酌其宜而變通之耳其一曰慎採取之時夫解鹽池産也與

浙淮齊閩殊而反穡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利在地不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異是矣穡事憂旱而池利旱且利南風古所稱阜財解慍者是已夫天能使之常旱且南風乎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此其時為難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遽集俟其集而圖之則已解矣非預以待之不可也春夏屆期此凝之候也羣各丁而聚諸池毋失其會暇則驅之採草以資蓋藏固未嘗虛其力矣矧

若輩皆正役宜故淹之哉是採辦之所宜講也二曰廣召募之役池跨解安邑地近百里矣勢甚遼闊鹽丁僅二萬採取奚遍採之不遍地之所以有遺利也嘉靖丙午鹽嘗盛生矣募近民雜採之官取其七而以三充賞其利厚也競趨之因而與之可也柰何存其鹽不給以值又不以時於是召之不應矣夫民之潰手足裂肌膚而不憚者逐利也顧賞若是是督之遠也愚以為宜厚之也試令近地之民毋論千萬置

之長貳而集其民於官則朝結而夕可集也民之趨利猶水也利則來不則去往有定令矣而自食之是上不信也今宜逮其報成而給以二仍朝驗而夕惠之毋令胥吏持簿書而肆為呵索民其有不樂於赴者哉赴益衆則採益時採益時則入益富一歲而不獲數歲之利者不然也此足以待凶年之額胡為較錙銖而遺遠慮乎三曰責採取之精夫各丁募夫羣然竝集不憂其入之不厚矣在官司或急成料以希

功在丁夫或急採取以充數寧無雜硝石而竝進者乎則分區畫地以程其工驗料計直以定其等屏惡存美以待夫商皆不可不為之慮也四曰别遠近之地夫矖鹽非惡也稍帶硝性試灼以火則騰越而上無異池鹽此法河東諳之而遠人未諳也今矖亦無幾矣請以待近之求而減其價以為耗遠征之商非池鹽不給則轉輸者皆飴鹽而商無不售之值民無境外之求矣五曰清支給之法夫所謂超支者非旋

中旋支以勸商者乎商人中納次第挈支例也往以池鹽未結矖鹽未充無以給商而責之入乃隨募小販給以澆矖而籍其貲萬不得已之計耳而商人之停支者迄今遂不可復夫商傾貲以入公家以恒産在池也乃其視坐而不得支何以異於農之耕耨而不得獲者哉今池平而花漸結矣採以時則蓄且倍也請絶小販之招以優舊商之困可乎六曰均商民之患夫商人經年守支國課取足人情之所當優者

也然而此輩則無厭矣籍口曬鹽肆為挿和以恣壟斷之計是故所在居民棄官鹽而樂私販為官司者又從而强所不樂民之無告甚矣今宜徧榜諸司凡諸無樣鹽即係飾偽樣鹽非官記即是私封沒其貲而置之法一懲而百警矣則商安所售其術而民有不樂於商之至者乎七日禁太汾之票何者二郡固全晉之半也地多斥鹵掾而煎之轉相輸販已非正法頃從其便給販者以券而歲徵其入此票之所由

名也彼皆自食其有矣解鹽入其境終歲束閣竟莫能售夫二郡去河東纔數舍耳法已莫可詰彼遠者奚讓焉矧二郡之民動以一田兩稅為口實正謂業已供邊儲而又以輸鹽課且并其所謂私販者而忘之矣此非當禁之一耶夫惟慎天時也廣召募也精採辦也則盡人之力者盡地之利所謂生之貴裕其源者此也惟辨遠近也循舊例也均商民也革煎販也則商無滯貨者民無艱食所謂救之貴通其變者

此也此則不必分地而流布者自廣不必改額而壅滯者自行民亦何所為而顧食私販以博罪哉雖然此特自鹽之已生者計之也萬一事勢如昔當奈何嗚呼池之利在天不在人前已陳之矣夫鹽公課也鹽務公務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故以河東視三省誠難撓越若自國家統觀之則安可執一而論也拓存猶之淮蘆充有餘之花馬以寬不足之河東俟其生結而各還其舊奚不可者夫據時宜而談利害環

池之人類能言之至問上不病國中不病民下不病法則鉅公大人謇謇不欲語者何者狃于法之故也

三關備兵議

山西右屏畿輔外鄰沙漠所稱為并冀藩垣者北則大同大同之南則寧雁折而之西則有偏老大同之邊寇也近不一舍遠不二三舍偏老亦然夫大同彼固有専之者矣如偏老寧雁所謂三關也三關之形若鱗次然東稍南為雁門百八十里抵寧武又二百

里抵偏關絶懸西北與大同峙而雁門寧武者則猶有馬邑朔州之為外藩也往以大同不能為蔽故議與晝地而守之三關節制以屬全晉之撫臣而移總戎之駐偏頭者駐寧武者為居中調度備東西策應也近籌邊者更議以為不便謂棄外即内或以外地委敵而撫臣距疆埸既遠病於請質之難偏裨孤居卒不得藉援於大將欲以撫鎮槩置偏老與大同相犄角并力要害脫寇自馬邑朔州入犯而吾猶得收

弊於寧雁也噫是則然矣愚以為制寇之術在扼其勢審勢者人也專計於人相宜而圖之則建官責守有可更者有不必更者夫撫臣折衝之任也非有親冒矢石列陣行伍之事平居申約束明賞罰謹烽修隘備儲偶兵秋防駐代俾之不得隙入一旦有警當寇者走軍吏計事轅門而撫臣亦數馳赴之以便授策故在太原猶偏老也如必居偏老而後可是將親與抗也平居之所經畧宜何事耶假令其大舉南侵

則彼必數月集我必數月備悉吾之精鋭視險易而慎守之彼必不濟若遊騎突入禦之一健將事耳何足以辱撫臣夫天下之事恒起於時之所趨而亂於數易偏闕之設也在洪武之三十三年而成化丁亥始創老營堡前乎此者未嘗命一卒守也亦未有大患乃今帥武臣力開府運籌而猶俱有丁卯之患焉即多多奚益哉彼之畏我以有實也非畏名也今之所以稱藩而市馮者利金繒也第必設撫臣以為名

彼於畏何有議者曰設臣於偏老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夫事苟利固無庸例然而以陝例之者誤也延寧甘固實稱四鎮置三撫臣而固原一鎮以總督當之總督趨花馬池則以撫臣之在長安者移領鎮焉而固原西至於蘭靖西南至於洮岷蓋方數千里番虜雜居烽燧時警然皆撫臣之在長安者兼制之陝西之撫內者何嘗不兼邊也山西幅幀不滿千里民又甚瘠而三關固太原一郡地耳必以一郡建兩撫臣無

論供億煩苛無益勝負之數而反以滋病即內有分
地則外之召兵於內者難外有分地則內之轉饟於
外者緩牽制沮格之患不可不虞也故曰建官惟其
人不必備若乃總兵之移則有可言者總兵雖信大
將與文吏異古者中軍在御援枹而鼓朱殷輪而不
惰今猥以為持鞱握鈐之臣虞偏闕多故或失之而
以移之寧武無謂也夫重移鎮者蓋以武寧之衝燕
水雕窩陽方盤道相望廣衍紆漫騎得成列萬一彼

擣我虛直入將狼顧失據焉噫獨不虞偏關之可達汾永乎馬邑朔州大同地也尚寄一帶之衛於寧雁而彼志俘掠則大同其饜足處耳饜足則不南望即南望吾且有備安得為虛即偏關逼近賊巢即已欵貢而板井叛人歲時窺伺又夷人叩關者月無虛日所不能高枕也故大將不可以深居深居則偏裨觀效士氣且日懈夫寧武之赴偏關猶偏關之還而自救其地里獨雁稍遠也誠令總兵移偏關仍協之以

叅將而寧武則撤馬站遊擊居之偏頭加一大將與副將俱是鬬士倍也人情偷於習鼔於新旌幟一耀其耳目號令一作其頽靡則重闗之固壯於戒嚴今之援寧武亦昔之援偏老矣夫何間也若雁門固有叅備且近撫臣當必無害顧乃謂偏老遠不可居何歟總兵之設也始於宣德既罷復於弘治當是時肯偏老居也寧武設於成化丙戌置守備耳而幸無事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耳而亦無事總兵居寧武之

議果何見耶要之撫臣職在謀筭者也總兵職在征戰者也二者甚可相能而必竝處故因勢以命職因職以任人因人以度勢建官之要罔踰於此矣雖然三關之地皆稱要也三關之守皆宜嚴也故有禦邊之遠略則何地而非守有體國之實心則何守而不固區區一隅一隙之補所見者淺也而責守之事且或有未盡者邊墻綿亘數百里戍卒僅四五萬星羅棋布殊多中空彼聚而攻我驍騎軼突如決大河潰

蟻壞此畫地而守之難故不如無與爭鋒各令收聚入保堅壁以待彼縱掠無所得又懼深入必自遁矣是求地利於人也戎伍隷尺籍者虛耗以半而日餉數錢多浚剥於渠帥老弱無營者應募勇悍多俠者畏羈此無兵而守之難故莫如嚴覈軍實養一夫必得一夫之力而又優募府之用俾不取盈於下則備在我不在彼矣是求兵於將也往吾與彼防也邊氓懼為俘戮故死不敢即夷人自為守也今視同一家

而愚夫無遠略或爭趨之以避賦就逸後將何支焉盍亦拊循百姓輕其徭稅俾居者固而去者思乎彼與吾市也馬皆異産不與中土習分發郡縣輒踣死而償之民也夫民無所得焉而樂于償固以免兵彈患彼亦與有利焉盍亦以此補營馬之墟而仍輸郡邑之值將不軍之患而市無損乎歲選內地丁壯修守邊隙顧募犒來之費全省以數萬計而丁壯至邊顧救死扶傷不暇安所裨於事哉盍亦徵募金於官

委輸邊郡召土著而簡練之止則為民動則成旅而內地丁壯番休者則永以保障不調焉此其利固不獨貽國家盤石之固也

山西藩祿屯田鹽課軍籍總議

今晉之當亟議者有四而卒未有以應之自藩封之典盛而祿食于土者亦既衆矣矧生養益繁罄民之入不足以供宗藩之需加之師旅凶荒而三晉常患於無祿自兼併之計肆而屯田之沒於豪強者亦既

阙矣刻依假册籍陽應其名而陰收其地加之招納亡命之徒而三晉常患於無屯自計羡之議起而課無積藏地之生不生不可必朝三暮四之術要惟足課此可為一二年計也加之屡年浸没而三晉常患於無鹽自改户之風熾而軍無定籍軍之正與僞不足論而彼出此入要惟實伍此但可以充目前文具也加之窮邊改調而三晉常患於無軍今之議藩封者禄不支矣而民不可加賦則禄未可議之不足中

也我祖宗以天下公諸藩蓋厚之也計環晉所賦已不足支必空匱而他營他營不稱而詘計種種非所以厚之也其後當必弛藩封之禁而歸其四業間有求自試者倣昔漢宋吏生汝愚故事收而與天下共之祿優之選既及而散業者無禁則不增賦而宗藩皆備外府矣不然罄三晉不足以資目前而其生將不窮也今之議屯田者籍不可稽矣而地不可徧畫則屯田未可議之不足中也我國家計軍授田蓋畜

之也晉疆子粒不支半軍不支必枵腹不任指使指使不任而譟呼繼之非所以稱其畜也其後必當惟稽其子粒間有侵奪者視地而補之軍倣漢塞下渭濵故事與軍共之分種之利既博而收利者惟取盈則不必清丈而軍皆土著矣不然分畫晉疆不能一朝辨而欺愚嬴縮不可詰矣夫晉之鹽古稱曰海眼蓋以自生而易利也鹽之生不生視水之高下中條之麓其山溜未易洩也鹽不花數年矣此不足之尤

者也不惟輕販無賴之徒不可羈而撈放之編役且
坐困頃者水漸落而鹵且生則水猶可鬻也或傚鬻
海之計而以應目前之需則不必峻法取盈異日者
兾一生則年計所積必倍不必拘計羨閏矣夫晉兵
古曰天下莫强葢以習邊而輕敵也軍之籍不籍視
貲之盈縮并蔛之交其去留不易羈也軍之虛籍亦
數年矣此不足之尤者也不惟隱避滑稽之徒不可
窮而里胥之役益張熾頃者軍貲費而邊民困則軍

猶可募也或做招募之議以充塞下則不必窮勾盡類異日者蕫其習利則邊民樂戰不必勾攝而塞下皆勝兵矣

圖書編卷三十六